



读最好的中文，学最美的外语

圣诞节的礼物

[英] 怀特 等 著 朱湘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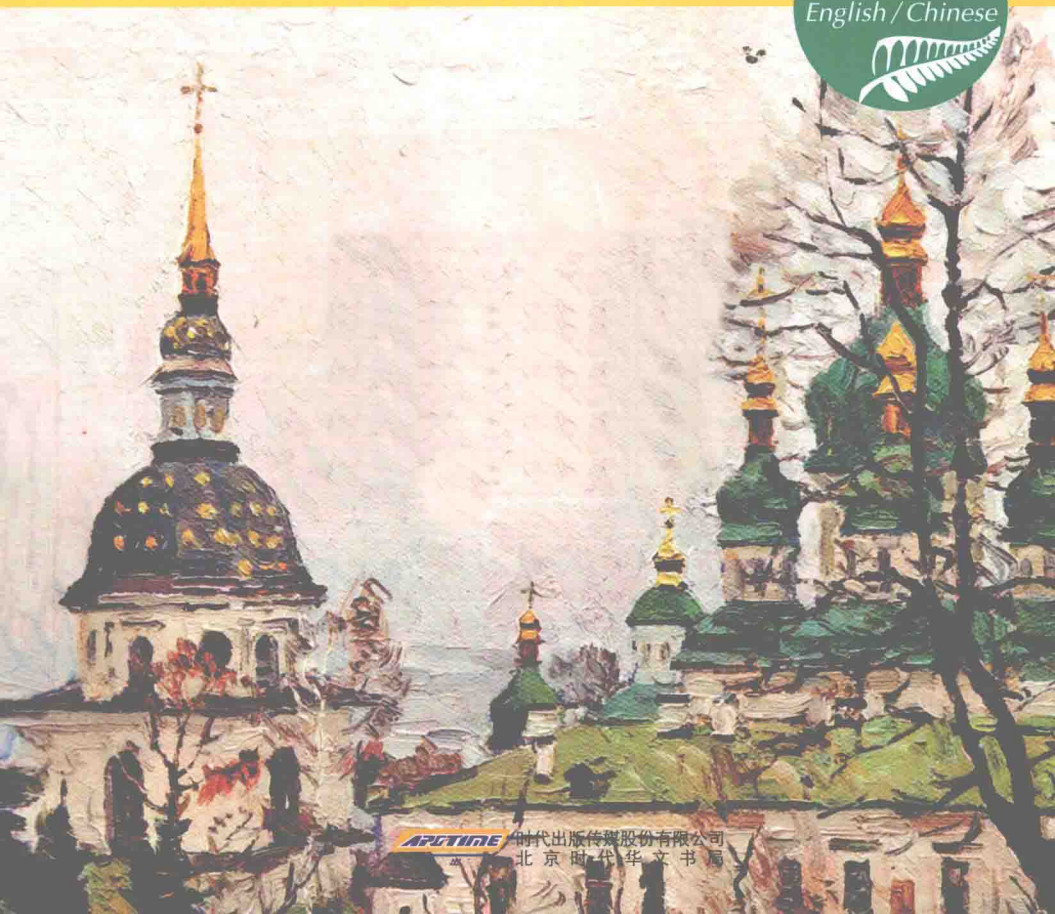
朱 湘

“中国的济慈”朱湘唯一小说译作。

William Hale White

中英双语

English / Chinese



APER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圣诞节的礼物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诞节的礼物 / (英) 怀特等著; 朱湘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5
ISBN 978-7-80769-539-4

I. ①圣… II. ①怀…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7764号

圣诞节的礼物

作 者 | [英] 怀特 等
出 版 人 |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装帧设计 |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026111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94千字
版 次 |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978-7-80769-539-4
定 价 | 19.80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双璧文丛”编辑前言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浅。当今之世，寰宇为平，天涯咫尺，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原本“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今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远方的“朋友”，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这些接引之人，有的自名为“窃火者”，有的信奉“信达雅”，有的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我们通常称他们为“译者”。“译者”和“作者”一样是读者的益友、忠友、信友、诤友。

“双璧文丛”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双璧文丛”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本丛书的收录范围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多文化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不仅有日语、法语、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也有世界语、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要求极高，与其脱离编辑

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片面追求“原汁原味的原文”，不如退而求其次，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

首先，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特别是已在文学、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其次，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第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双壁文丛”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有不少翻译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译名、语法、用词、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和化石，而是埋藏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当时初版本的原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不同趣味、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趣，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您宝贵的意见，以备我们及时修正。

“双壁文丛”编辑部

序

本书是根据下列各集选译而成的：（一）Walker: Selected English Short Stories（二）Ashmun: Modern Short Stories（三）Cody: World's Greatest Short Stories（四）Best British Short Stories of 1922（五）Best British Short Stories of 1923（六）Georgian Stories, 1924。还有些选集我看过之后，或者因为它们与本书体裁不合，或者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什么可以翻译的，便不曾选译。

作者的次序是按了生年的先后排列的，有些作者的生年无从考出，便以选集出版的先后为准。

译者（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

目 录

卫推克君的退股	1
MR. WHITTAKER'S RETIREMENT	12
哑的神判	25
THE DUMB ORACLE	34
马克汉	44
MARKHEIM	62
一个穷的绅士	83
A POOR GENTLEMAN	98
猴爪	115
THE MONKEY'S PAW	128
楼梯上	142
ON THE STAIRS	147

圣诞节的礼物	152
THE CHRISTMAS PRESENT	158
大班	164
THE TAIPAN	172
孙衡的磨炼	181
THE PROBATION OF SEN HENG	194
稳当	219
SAFETY	226

卫推克君的退股

我在“卫推克，约翰生，马虚公司”这个药材批发所中做了二十五年的股东，在最后十年中还是领袖股东。领袖股东期内的头九年我不单是公司中名义上的领袖，并且是实行上的。我那时不管零碎事务了，重要的事没有一件不经我的审定而能进行：我是全公司中营业的枢轴。第十年中，我的妻子害了一场很久的病后，去世了；我自己也不舒服得很。许多月不见一种文件送来给我看。我回店做事的时候，才知道我以前的职务已经被别的几个股东，勇于侵略的人，分开来担任了，还有些他们以为必要的变动也实行了。我重新履行我的职务，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过断线难于复联，于是我一变而要请教我的手下人了。许多营业，从前必定会来问我的，如今因为怕来麻烦我，都不告我而行了。生人来店里有事的时候，都是问约翰生或者马虚在不在。我吩咐传达人把他们带来见我，如果我那时闲着。不过这是一个失败，因为他们来我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向同事求助，而这种时候，我的同事是不很热心的。有时我把文件要了来，不过读它们很费工夫，客人都等得不耐烦起来了。记得有一次，我不知怎样才好，只

说了些不关痛痒的话。约翰生进来，把事情拿到他的手中，谈判了十分钟，就把事情定了，那时我只是坐在一旁，一声也不响，一点主意也没有出。有时我不听别人的话，想振作起来，不过到头还得自己认错。一次，人家向我们购买大宗货物，我们不得不向各家制造厂订立特别合同。约翰生、马虚两个都说常时供给我们的那一家不可靠，因为当我不在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的交易不很满意。我不聪明地而自然地把无我参预时所做的事不看在眼里，将他们反对的论调嘲笑了一番，而强他们容纳下我的决定。这家制造厂倒了，我们同他们订的合同取消，我们因近交货之期，只得匆促地同别家订一合同取货，这样一来，损失约五百金镑之数。我虽然没有听到许多向我提起的我应负责的话，但我知道这件事都是我一人做坏的，我格外明白我是无用，因之我很垂头丧气。到底我决定了退股。他们劝我不要退，不过我想他们是无诚意的，于是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时候，我遂离开了伊斯乞地方的办公房，再无进去之日了。

头两三个礼拜之中我很享自由之福，不过它们过去之后，自由的味道我可尝够了。我没有事做！每天商务最忙的时候，我不觉想起那种的忙碌，各家的探问，客房中等候的人，铃铛的响声，急迅的指示伙计的话，函件启开后的磋商，我们的不安的筹虑，一点钟后去苏格兰途中的奔波，与顾客们的谈判。我想象这一切仍然前进，不过扔下了我的前进，我这时除了拆开包裹解去绳上的结子，把它放进绳匣之外，更没别的事做。我眼看我的幸福的邻人早上驱车出门，晚上回来。我妒忌他们吃早饭时的匆忙，虽然这种匆忙我从前诅咒过。我妒忌他们十分钟吞下的中饭，而恨我一点钟吃下的；我妒忌他们晚饭错过半点钟将身子挣扎过小石路时的困倦。我这时所往来的几乎都是女人。我没有生小孩子，只有一个侄女，她二十五岁，热心福音堂各种事业，

她的女朋友很多，有两三个简直每天下午来找她的。有时为减去枯寂起见，我用下午茶，差不多每次所看见的只是一个副牧师。我是在场的唯一男人。我好像是一个强健无病、牙齿完好的人却只在吃着肉粥。无事可注意，及没有反抗艰苦的事可做，都是我所受不住的。副牧师，有时正牧师，因为我捐款很勤，想同我讨论教堂中各种事情，不过我看其中没有一件是用得上城中最平常的日子所需的力量的。我有一次进房，看见柯尔曼夫人正同牧师作一极恳切的谈话，我不知不觉地在他们身边坐下，但是一听，知道他们畅辩的题目是“善举市”上货台的分派。他们真正兴奋起来了——他们激昂到最高点，是我完全承认的，我相信他们比我在那一天再也忘记不掉的早上，“莫屯公司”“倪柯生公司”两家都倒了，我们慌了两点钟，不知我们可也得关门的时候，还要心无二注，还要不安。

一天我同我的侄女到圣保罗教冢街去挑选一件女外衣，但是那时药材分销处的买卖正在开场，我实在耐不住在一个布店中歇下，我离开了我的侄女，以最高的速度绕过教冢，教人家相信我是忙着。我刚要走到医士餐室街的时候，一下撞到赖金斯，常替“贾克门赖金斯公司”出远门的人。

“哈，卫推克！”他说，“你离开后就没碰过你一回。好运气的猪！倒想学你那样。扞，扞，歇不下来。”

一年之前，要紧的事在身的赖金斯君肯与我谈话的时间，正同我肯与他谈话的时间一样的长。

从前我醒过来的时候（诚然有时是从一个不安之夜醒过来），总觉得我的面前是一天探险的日子。我不知道我接到的书信要有什么话，也不知道要有什么事会发生。如今的时候，我起床之后，除了十五点钟的单调，其间仅有几餐饭的变换之外，一无可望的。我的侄女劝我

进一个俱乐部，不过俱乐部中的人都不与我同一阶级。我从前很以我的园子自傲，于是决定了自己多照料一点。我买了些园艺学的书，不过园丁所晓得的远过我所敢指望，他我是不能不用的。我惯于晚间玩一架显微镜，虽然我对于用得着显微镜的科学一点智识没有，我的片子都是买的现成的。如今我在日里把它拿了出来，但是不久我就生了厌，把它卖去了。我们去华新，想住一个月。我们住的地方很舒服，天气又好，不过，要只是我一个人，我真要在箱子解了包时，就回去斯托克威的。我们先驱车到东方车子所能到的地方，然后到西方，此后除开再学从前，是没有别的法子。第一个礼拜过去之后，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回了家。我幻想我的肝脏有病，于是去找一个医生问问。他给我一点药，劝我“多交些欢乐的朋友”，多注意点运动。我因此试行长途的散步，时常走过克乐伊顿，有时居然走到来瘳特，不过我是不惯独行的，并且我所认识的鸟儿与树木不出五六种，因之我对于这些旅行不很感觉乐趣。我曾经在一个悄静的十月早晨的朝曦之中站在那班斯提特砂墩的上面，看见了北方的天上悬着黑如夜的浓烟，不觉囚犯般地渴望能做浓烟中有福之人内很低微的一个。

我到底决定了解散斯托克威的家庭，搬到辽远的乡村中去住，并且豢养家禽——这事情我想一定既可获利又可消遣。我又决定了把我的侄女遣走，再娶一个妻子。我开始打算我认识的女子中哪个最能中我的意，我居然想到了一个十分合意的人。她差不多三十五岁的年纪，性情欢乐，喜欢出门（我再没有喜欢过出门的），善于持家，钢琴弹得不错，是一个退职营长的女儿，所以模样举止上与我们这一班人的妻女不同。乡绅我本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因了她我也可以同她们兜搭上了。我把我的计划，不过婚事一字未提，告诉了她的时候，她说她也喜欢家禽——它们多么悦人哪。为谨慎起见，我决定了在没有知道她

很详细以前不先订婚，不过我装作无意地怂恿我的侄女邀她来住两个礼拜。她应约而来，有一两次我差不多求婚的话到了口边，不过又吞回去了。一种怕变更我的生活方式的奇异恐怖把我钳制住。我要是同她结了婚，一定得常在家里，虽然早上同下午我能消磨在家禽身上，晚上总得邀人来谈了，不过晚饭后我在客室中坐个半点钟还可以勉强，再多可就受不住了。我的迟疑还有一层缘故。我知道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一定会答应的，但是我不很知道是因为什么。她大半会比我后死的，我幻想她后死的希望是她应允我的主要原因。我把她舍开了，她离开我们不久，我就幻想一个二十八岁标致的女子能够爱我，我差不多要向她求婚了。侥幸发生了一件事把我救了，这件事倒不值得去说的。我以后虽然看中了两三个别的漂亮的女子，心中决定了娶其中的一个，但是到底没有进行。这种犹豫不决的毛病一天厉害似一天，使我觉着十分的难受。它简直像鬼怪般地附起我身来了。如果我今日决定了要做这件要做那件，明天我一定可以找出二十条不必做这事的理由来。从前在伊斯乞的时候，我再没受过这种毛病的骚扰。人家告诉过我，意志力的腐朽是脑弱的一种征候，我的真病原来是这个！它说不定要带累我多少年呢！不幸的人！我的生活简直要同毕维克的可怖之画中的马的生活一样的坏了。我是“等着死了。”

我的收入之一部分得自借给一个堂兄弟的钱的利钱，一天他一点警告没有，我忽然接到一封信说他破了产，他的田产一镑中得不到十八个便士。我明摆着要节省了，但是做什么事与到哪里去是我一个未决的问题。我碰巧遇到一个城中的旧相识，他告诉我西班牙公债票的“好处”，他身边带着各种报告，拿给我看，说是要涨百分之二十。要是他的话当真——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疑心他的地方——我可以安安稳稳、容容易易地把失去的钱收回三分之二。我要是有事

情，忙着的时候，我相信我不会花一个先令在这种投机事业之上，但是我受了这种兴奋的吸引，投入了一笔很大的款子。两礼拜后，我的债票忽然涨了百分之二，我大受摇动，决定了再做大点。我又买上一倍的西班牙公债票，三礼拜后，又有增涨；我又买了许多那种债票。现在在我等候着开签，真是行坐不安了。一天，我比平常早一刻钟下楼，等候着拿单子来的童子。我把它撕开一看，不觉面无人色，原来证券交易所中发生恐慌，我的公债票一钱不值了。我是倾家荡产了。

我常常暗地里担忧，怕会闹到这种田地，我会急疯了的。哪知道我这时脑筋分外地清楚，我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可怜。我立刻辞退了我的佣人，把家伙差不多都卖完了，将房子出了租。有朋友情愿帮助我，但是我婉谢了他。我搬到布利克斯屯地方一条新造的路边一间屋子里面去住，算一算下在本国债票——政府发行的债票是我唯一能信任的——的本钱，每年可以收入一百二十五镑的利钱。这是不够支持我的侄女与我自己同一个女佣的，我不得不打算打算在什么地方找个事做。再回依斯乞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的经验，虽然我已经五十六了，说不定可以有用于别处。我于是十二点钟的时候去“贾克门赖金斯公司”想法子，这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有工夫见我的。我的盛时我总是一直走到有“闲人免进”标识的屋子的，不过现在我却去伙计办公房中，摘下我的帽子，很谦恭地问贾克门君、赖金斯君两位中可有一位有空能会我的。他们没有请我坐下——我，一年前这些伙计们看见我进来都要站起的。我的话倒传进去了，不过回话说贾克门君、赖金斯君两位都有事。我居然能够大了胆又让他们传进话去，回话说我可以两点钟后再来。我出了门，走过伦敦桥，看见梢斯勿的圣救主教堂的门敞着，我就在那里歇歇。两点钟后我再去的时候，我又等了十分钟，才看见拿出一个饭盘来。铃铛这时响了一声，一个伙计跟着进去，差

不多五分钟之后，一声“这面进来”，我就与贾克门当面。他正在看着报纸，身边放着一把酒壶同一杯白葡萄酒。

“好，卫推克，你有什么事来？应当在斯托克威种你的葡萄的——哦，我想起来了，听说你不种葡萄了。哼！怪事，一个人出了商界后，总要做错件事的：不是讨老婆，就是投交易所的机。像你这样的事，我看见过不知多少呢。我们能替你效什么劳？如今金融紧得很啊。”贾克门起初以为我一定是来向他借钱的，及至晓得我并不是为此而来，他的样子立时变了。

“我听到你的损失，很替你难受——我真难受，我的好朋友；不过这件事傻子才会去做的——对不住得很。”

“贾克门君，”我说，“我并没有完全破产，不过剩下来的实在不够用。你能给点事我做吗？我的联络同对于你的生意的智识说不定可以有点帮助。”他曾经向我挪用过几百镑的款项，但是我不情愿提起这层。

“要是能，自然极欢迎了，不过我们没有空的位置，并且说句老实话，你太老了。我们一礼拜用十先令雇一个童子都比你好点。”

贾克门君又嗑下一杯白葡萄酒。

“但是，您，”——您！我真想不到会叫汤姆贾克门做您的，——“我刚才说过的，我的经验与联络说不定有点用的。”“啊，说到经验一层，我同赖金斯两人的够了，伙计们我们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伙计不要用过两年：他那时开始觉着他知道的很多，想加工价了。至于联络一层，对不住得很——并没什么意思，当然的了——不过你差点。”

这当儿门开了，赖金斯匆忙地进来。“我说，贾克门——”他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哈，卫推克，你来这里做什么鬼事？贾克门，我刚听到——”

“再会，卫推克，”贾克门说，“不能帮助你，对不住。”

两个都没向我握手，我走出去到了街上。饭馆里拥满了人，茶房跑来这里跑去那里。我抬头望一望那一所饭馆的第二层楼，各商店的领袖所用的我常常用中饭的地方，又走过伦敦桥回家去。一点半钟时候的伦敦桥！我不相信我有生以来曾经在一点半钟这个时候到过那里。我看见一群人还是向南向北地走。九点半钟的时候他们都奔一个方向，六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又奔别一个方向。早上与晚上的人群才是我心目中的人众。至于这些一点半钟的都是同我陌生的，他们都是些流氓，不入流。我到了家的时候，昏晕不舒服得很，因为我一直走来的。我想吃点东西，可是吃不下去，我就上床睡了。我第二天接到一封短札，说“贾克门赖金斯公司”情愿以每年百镑的薪金用我——并且说比我得力的人都不会有这么大的薪水的，不过给我此数，以作过去的追认。实在的情形，我后来打听出来了，是赖金斯怂恿贾克门用我，说他们有了老卫推克的时候，名声更要好点。赖金斯也有点厌倦招徕生意的事了，有了我很可以作替的。他们来往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说不定我可以进去的地方，一个生人去的时候，要受拒绝呢。我的办公时间将要很长，从九点到七点，并且一点不能含糊。从前我午膳是用三先令半的饭的，现在却只好要吃什么，就带点什么在口袋里面了。我的晚饭不能像以前的那样丰盛——并且要不合我的口味。我来往的人将为伙计们，从前与我平等亲热的人我现在见到将要拿出谦退的下僚的样子来了。但是这些我都没有看在眼里，我的心中只是快活，许多月来没有尝过的快活。

我得到事情的日子是礼拜三，我开始工作的日子还要等到礼拜一。那天晚上我祷告时的热诚为许多年来所未有。我那时决定了，要是上帝答应的话，每个礼拜日早上到礼拜堂去，无论那早上天气多么美妙。现在离开下礼拜一，除了礼拜日外，还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三天。

这三天我想象作休假日，虽然我从前没有接连休假过三天的，除开天气坏的八月九月中健康把我驱去了海滨。到底礼拜一来了：我们的早饭从这天起提早到七点半钟，八点钟的时候我开始向龛宁屯出发，到了那地方的时刻，改坐公共汽车去“威廉王像”站。啊！我关起小园门走上路去又觉着是一个某人的时候，多么快活！我朝旁边望望，看见别的小前门也开了，每条小路都有些人，到了龛宁屯路的时候，差不多成了一个不快不慢的方向划一的向城中前进的队伍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仍然是偌大的世界的一分子，还有一件事情倚赖着我。五十六？不错的，但是那算什么？有好多的人，精力最强的时候，正是五十六呢。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上了公共汽车前座的时候——这天早上虽冷，我却不愿坐在车中——居然让我自己享受了一根二便士的雪茄。我的兴奋一刻平定下去了。我没有忘形得把偶然的暗示都忘记了。贾克门对于我是极喜故意冷落的。我与伙计们同坐也是一种磨炼。我们在斯托克威的时候，没有铺张过场面，不过我一生中都是吃惯了烹调得法的细菜的，我简直宁可不吃，也不情愿让粗糙肮脏的食物下咽。我的同事讥笑他们所谓我的“斯托克威架子”，我从清洁的饭巾里拿出夹肉面包的时候，他们故意问我洗它时花了多少，他们以为这样一问，真是俏皮得很了。他们很贱的，手指甲漆黑，钢笔插在耳朵上。他们当中有一个天天带来一个黑漆的帆布袋子，并不像硬皮那样成形——只是一个满面皱褶样子倒霉的袋子。他把它放在盥洗室，好像太阳不会晒着。一点钟的时候，他把它拿出来，倾出里面的东西，它们差不多每次是一块冷肉同一片面包。他从桌上拿出一付刀叉盘子来，同一点胡椒与盐，他把肉切下来吞掉了后，又啃剩下的骨头，啃光了，重复用纸包起，放入袋子里面。盘子刀叉在手盆里洗过后，用办公室中的辘轳巾抹干。最难过的是旧日生意上朋友来的时候，那时只要我